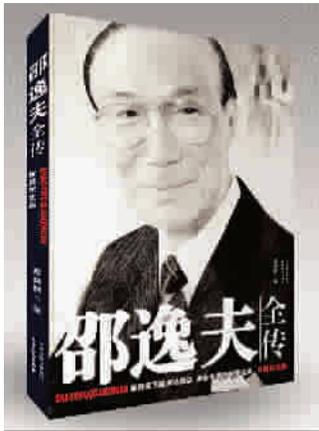


邵氏兄弟和“天一影片公司”(3)

◆ 詹幼鹏



邵逸夫正式扛起大旗, 真正独当一面了

继《立地成佛》之后,天一公司又接连推出了《女侠李飞飞》和《忠孝节义》两部影片。《女侠李飞飞》一片以女侠“李飞飞”拯救一被诬不贞的弱女子的故事为主要内容。这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该片的广告词是——“飞檐走壁之技, 稗史野史历见不少, 然终是传闻未见目睹, 今李飞飞片中可眼见此项惊心动魄之绝技”。《女侠李飞飞》一片其道德追求仍然是“推崇侠义贞节, 一洗时下淫靡浮嚣的恶习”。而接下来的第三部影片的片名干脆就叫《忠孝节义》。

这两部影片由于题材新颖, 又迎合当时中国人的欣赏口味, 所以上映便走火轰动, 大获成功。尤其是《女侠李飞飞》, 是我国的第一部武打片, 饰演主角的女演员, 又是当时上海誉满艺坛的梨园红人、京剧

名伶粉菊花。粉菊花当时正值豆蔻年华, 不仅扮相甜美, 而且演艺精湛, 所以, 这部影片一上演, 几乎到了万人空巷, 一睹为快的地步。

为了与这种传统的文化道德的保守立场相适应, “天一公司”的影片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坊间唱本、京剧剧目、古典小说, 如后来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名《梁祝痛史》)《珍珠塔》《花木兰》《白蛇传》《唐伯虎点秋香》《五鼠闹东京》《狸猫换太子》等脍炙人口的影片, 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演绎成视觉表现, 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天一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内容上虽然极力倡导旧道德、旧伦理, 但其表现形式却一直引领潮流。如《女侠李飞飞》带出银幕上一片刀光剑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珍珠塔》之类的稗史片引发了一场竞争激烈的古装片热潮; 后来拍摄的喜剧片《王先生》同样是在我国电影史上, 开创了改编漫画为电影之先河。

天一公司出手不凡, 平地崛起, 让邵醉翁更加踌躇满志。第二年, 邵醉翁把天一公司从闸北的横浜桥迁至华德路, 准备扩大规模, 大干一场。这时, 他不惜重金, 高薪增聘了袁艺香、顾肯夫、李萍倩等人为导演; 增聘了胡蝶、陈玉梅、丁子明、陆剑芬、谭远志等人为演员。摄影师除原有的徐绍宇之外, 又增聘了王士珍和吴蔚云。这些人都是当时影坛上的佼佼者。比如女演员胡蝶, 就在1933年《明星日报》举办的“影后”评选中, 荣摘桂冠, 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影后”。

除了胡蝶之外, 还有后来成了邵醉翁“第二夫人”的陈玉梅。陈玉梅当年在首届“影后”评选中同胡蝶

竞争时, 尽管没有获得“影后”的殊荣, 但她却同后来在我国影坛大红大紫的大红星阮玲玉并列第二名。

在第二届“影后”评选中, 陈玉梅终于荣获“影后”的称号。尽管当时有报道说, 陈玉梅的当选, 是邵醉翁使用了舞弊手段的结果, 被时人讥讽为“老板皇后”, 但其实力也略见一斑了。

这时的天一公司不仅人强马壮, 阵容整齐。让老板邵醉翁更得意的是, 就是自家的几个弟弟, 在自己的亲手栽培下, 也都羽毛渐丰, 崭露头角, 在当时竞争激烈的电影界能开始独当一面了。尤其是老六邵逸夫更是有志不在年高。当时他虽然还在上学, 但是他对电影这门行当, 好像是生前有缘, 情有独钟。很多技术方面的东西, 几乎是一学就会, 一点就通, 上手很快。邵老大不由得从心底里暗暗称奇, 觉得六弟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

当年邵逸夫刚刚进入“天一”时, 邵醉翁并没有让他去当个小老板, 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 分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 除了打扫卫生, 管理演员的道具, 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 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 往往逼得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 弄得不好就要挨骂。但是邵逸夫并不敢向大哥诉苦。因为他知道大哥是不会袒护他的, 说不定还会责备他。邵逸夫从小就是个好强的人, 每次后勤出了问题, 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 主动向演员、职员征求意见, 取得演员的支持。半年以后, 邵逸夫终于成了个好后勤。后来, 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 专跑片源。两年以后, 邵

逸夫几乎干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 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时, 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到了后来, 邵逸夫的任务虽然还是搞埠外发行工作, 但是他从这时起, 就开始既学编剧, 又学摄影, 还自己学着制作一些新闻短片, 有许多事情都是无师自通。当时的戏院在放映正片之前, 都要先放映一些新闻片。这些新闻片没有现成的, 都是现炒现卖, 临时抢拍。这既是一种宣传, 也是吸引观众的一种手段。邵逸夫对抢拍这种新闻片很感兴趣。只要听说哪里有什么新闻, 有什么突发事件, 他二话不说, 拉上二哥或者三哥, 扛起摄影机就赶到现场去。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好动不喜静。加上人又精灵, 头脑灵活, 又虚心好学, 所以, 这样几次下来, 邵逸夫很快就掌握了“推、拉、摇、移”等一些基本的拍摄要领。没过多久, 便能运用自如, 娴熟于心。一到实地拍摄时, 无论是选角度, 定距离, 还是抢拍稍纵即逝的高难动作, 他都能掌握火候, 一锤定音。拍出来的新闻片, 既有新闻价值, 又有独到之处, 活脱脱的一位摄影行当里的老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 邵逸夫已不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 也想搞一些大动作。于是和大哥一商量, 开始剧情片拍摄的尝试。邵醉翁对六弟的这种要求, 自然一口答应, 大力支持。他恨不得六弟能早日帮自己挑大梁。邵醉翁立即请来自己的老搭档、当时天一公司的头牌摄影师徐绍宇, 笑着对徐绍宇说:“老徐, 我把老六交给你了, 你就好好地教他几招吧。”

在徐绍宇的精心指点下, 邵逸

夫的拍摄技术大有长进。跟着徐绍宇打了几次下手, 拍了几部影片之后, 就能独立操机了。

当年, 邵逸夫在徐绍宇的指导下, 初试锋芒, 独立拍摄了一部上、下集的巨片《珍珠塔》。他的名字第一次和大名鼎鼎的“徐绍宇”三个字并列在一起, 出现在海报和银幕上。这可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珍珠塔》是天一公司重点推出的一部影片, 由邵醉翁亲自导演, 耗资巨大, 演员队伍阵容整齐。联袂出演的都是当年的大牌红星胡蝶、吴素馨、金玉如、丁子明、王无恐、王谢燕、萧天果、周子空等人。由于拍摄成功, 剧情动人, 上映后反映不俗。第一次显示了邵逸夫这方面的才情。

随着《珍珠塔》的成功, 邵逸夫便正式扛起大旗, 真正的独当一面了。这年年底, 他又一个人独立操机, 由王士珍配合, 拍摄了一部《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领衔主演的仍然是当年上海滩的头号明星, 后来荣登“影后”宝座的胡蝶。这部影片同《珍珠塔》一样, 上映之后十分卖座, 真正地成了邵逸夫的成名之作。从此以后, 邵逸夫士气大振, 乐此不疲, 又连连拍摄了几部影片。而且都是出手不凡, 战绩辉煌。作为一名还未完全出道的年轻人, 能有这样的气度和胆识, 实在不可多得。

随着天一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如日中天, 邵逸夫的拍摄技术也日臻成熟。虽然此时他还在学校读书, 拍电影只是“玩票”, 但他却“玩”得有声有色, 表现出非凡的才能。

(摘自《邵逸夫全传》詹幼鹏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爱: 外婆和我

殷健灵



2. 好像她就是我的另一半身体

外婆离开后的日子里, 很多生活习惯改变了。我和父母很少一起出门, 不再去逛超市, 不再去饭店吃饭, 不再去戏院看戏。我们怕触景生情。偶尔三个人一同出去了, 便会万分的不习惯。我觉得身边空落落的, 以往, 都是我搀扶着外婆走, 我们紧紧贴在一起, 好像她就是我的另一半身体。我们四个人总是形影不离, 无论去哪里, 吃饭、逛超市、看戏、旅游。将近一百岁的外婆, 一定是超市里最老的推推车的顾客, 一定是戏院里最老的戏迷, 一定是饭店里最老的吃客, 一定是风景区最老的游客。很多次, 当我们对陌生人说出外婆的年龄, 总是换来羡慕的惊叹。将近一百岁的外婆走路无需拐杖, 皮肤细腻, 脸上手背上找不出一颗雀斑, 甚至连感冒也难得。也许正因如此, 我们太乐观了, 太麻痹了, 太自信了。爸爸宣称, 外婆活到一百零五岁没有问题。

可是, 上帝却让我们失望了。

外婆走后一星期, 正是春节。我开车带父母出门透气, 不知不觉到了城隍庙附近——方浜中路河南南路的交叉路口。那里曾是外婆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也是妈妈长大的地方。那个地方, 在十八年前就被夷为平地, 代之以一栋栋间距狭窄的高楼和丧失了生活气息的“上海老街”。小时候, 我并不曾在那里长大。即便过客如我, 依然能准确地标出路边的南北货店、粮油店、烟纸店、老虎灶、中药厂、公共厕所……的具体位置。它们全都消失了。而坐在后座的妈妈, 望着车窗熟悉却又陌生的街景、熙攘的车流和人流, 又会想起什么呢? 那里已然消失的弹砾路上曾满满印刻过外婆的足迹, 弄堂的穿堂风里曾飘过外婆清亮的声音, 不复存在的老房子里有过妈妈喜泪参半的童年。我没有问过妈妈那一刻的感想, 只是在外婆刚刚离去的日子里, 我能想到的安慰妈妈的方式只有一个——时不时带她出去兜风, 让她稍稍出离无休止的悲哀, 让路途上的喧嚣稀释心中浓稠的痛。

外婆离开半个月后, 我应青岛出版社的邀请去台湾, 是在半年前就定好的行程。那时, 外婆还没有出七七。我甚至想过, 外婆或许特意挑选了那个日子离去。她走时, 正是2月4日立春时分。再过五天, 便是除夕。体谅晚辈, 是外婆的一贯风格, 她选择在那个日子走, 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从容地替她办完后事, 安心过春节; 更是为了让我毫无后顾之忧地远行。此前, 面对外婆突然急剧衰弱的身, 我一筹莫展, 出行的日子里, 去哪里临时找个人代替我帮助妈妈一起照料外婆? 之前短短一个月里, 一向健康的外婆忽然无法行走, 无法独立起身, 必须依靠旁人的支撑才能勉强移动, 日常起居全都需要他人照料。这一切来得猝不及防, 难以置信。我们曾当着她的面讨论, 我去台湾的那几天, 该怎么解决难题。爸爸已年过七旬, 有腰伤顽疾, 无法着力, 而妈妈身体病弱, 怎可以勉为其难。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起了一点争执。我不争气地哭了。外婆一直默默地斜靠在沙发的角落, 神情木然地低着头。她已耳背多年, 我满心以为她并不知晓我们在争论什么, 但后来想, 她当时心里一定明白得很, 她怕我担心, 怕我发愁, 怕她的晚辈受累, 所以她要走了……可是, 她活着的时候, 又何时真的麻烦过自己的晚辈!

我穿着外婆留下的黑色薄型羽绒服去了青岛, 那是外婆穿过的最后一件衣服, 衣领上还留有她淡淡的气味。我时常不经意地低头嗅它, 任它轻轻摩擦擦脸, 恍若外婆就在身旁。我对父母说, 要带外婆去台湾。从青岛到台北, 犹如从深冬进入初夏, 羽绒服静静地躺在箱子一角跟着我一起旅行。

2月24日晚上十点, 逛完101大楼附近的诚品书店, 打算独自一人走向回旅馆。台北的路, 我并不熟悉, 街上行人寥寥, 空气清冽。一路走, 一路想念着外婆, 不觉又泪流满面。外婆走后, 一路念着她的名字, 不曾有她留意过夜空来。第一次感到, 夜空遥远却切近, 星星清冷却亲切。当你仰望它时, 它的空旷却如同温暖的胸怀, 能提供体贴的安慰。是不是每一个离去的灵魂, 都能在天空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是不是世间的人都能在星星的光辉里遇见亲人的眼神?

26. 顿时黑烟腾空

船队旌旗猎猎, 杀气腾腾, 犁波耘浪, 绵延二里。船队过了张斌桥, 就看见了前面的那顶盛垫桥了。盛垫桥上, 只周祥干一人伫然立, 眼看着官军船只过了张斌桥, 直往这边来了, 那长龙逶迤的船队阵势, 仍然让周祥干甚是震撼; 但是眼下, 除了决一死战, 没有他途!

船只越来越远, 第一条船上的官兵面目, 已经历历在目! 一个顶戴花翎的官爷, 已经与周祥干眼光直视交接; 周祥干心中一动: 此人莫不就是县令段光清? 那船上的官爷, 就被桥顶上秀才的大胆逼视, 弄得起了疑惑。

此时行船已到桥前百步! 忽然一声唿哨, 只见桥畔一张竹筏嗖地直插往桥洞口去! 就在兵船逼近桥洞的咫尺之际, 桥上突然又冒出许多人来, 那竹筏刚刚被那船工用竹篙奋力撑住, 横亘于桥洞口! 这时桥上周祥干一声断喝: “起!” 那船工却已经“扑通”跳入水中。

眼看着几步之外的如此一幕, 官兵正目瞪口呆, 只听得桥上众人齐声一吼, 一起发力, 那横亘在桥洞前的长筏, 竟生生被从水中侧身提起, 横挂在了桥洞! 周祥干情急之中, 也扑将过去, 帮忙拉索! 那兵船收煞不及, 轰隆一声, 径直撞在竹筏之上, 船上顿时人仰马翻, 好些跌下河去, 船只瞬间打横过来, 抵住了竹筏。桥身猛然震动, 适才众人还拼死紧紧攥住的竹索粗绳, 还是纷纷弹出手去, 有的还竟然如鞭子般抽裹着, 将一个乡民挡带着翻出桥栏, 贴着那船, 扑通掉下河去。

周祥干的手被那震弹脱手的竹索割得鲜血淋漓。没有想到, 这日的第一次见血, 竟是自己。榫木石块这时已拼了命地从桥上砸将下去! 那榫木轰隆砸中船身, 眼看着榫木一蹦之间撞了那官爷一下, 只见官爷呆了一呆, 再踉跄两步, 随后口中吐出殷红的鲜血, 跌倒船上。又见他爬了几下, 像是要去捞那漂在河里的官帽, 接着就再不动了。这一切看着竟如儿戏, 不像是真……正当周祥干看呆了的时候, 那船已经被掷下的火把击中, 涂了桐油的篷篷虽已收拢, 却还是先烧起来, 然后那被砸破的船身起火, 顿时黑烟腾空! 船上人

员非死即伤, 大多落水!

这个时候, 周祥干已经忘了摇旗传令, 埋伏在岸边草树丛中的乡民也早已不管不顾, 火铳与自制的箭弩朝着河中船只, 一通乱放乱射, 船上官兵惊慌失措中, 多有人员中招掉下河里。

跟在后面的第二条船、第三条船一看不好, 那些船工当即停船转向, 可是却也接连着了火。原来张潮青刻意借着河宽, 避免近身搏杀, 先用火铳与箭弩打乱官军阵脚; 而此战又是火攻最好, 火攻却又须近战。这时, 突然之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快速穿风的乌篷小船, 横泾村的办法, 是在竹篙头上扎住浸透了火油桐油的布团, 火石点着后近前扎在兵船的船帮上; 而周韩村的办法, 是将浸了桐油的柴禾草把, 点着了扔上它兵船去, 那兵船本来坐得稳, 突然几团火在人群中烧起, 兵丁四下跳散, 后面有条船竟因此侧翻, 兵员全部落水。

一应官军, 压根没有想到会在此处遭遇埋伏, 完全措手不及, 当下阵脚大乱。刹那间, 河面上已经是黑烟翻滚, 大火燃起, 船只左冲右撞, 横七竖八, 完全乱套!

正因为完全没有防备, 官军又只带了腰刀长矛, 箭弩火枪与盾牌都没带着, 此时在河中船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恶狼小船和凶狠火攻, 一筹莫展。还好毕竟是官军, 醒过神来以后, 赶紧令船只朝那些小船撞去, 为知那些船工本来是被威逼逼出船, 此时只顾转头逃离, 不少兵勇竟因此被甩下河去。一时间, 河面上的船只横七竖八, 互相冲撞, 挤作一团。不过掀起的河浪, 也令乡民的放火船晃荡起伏, 兵勇再以长枪乱戳, 不让小船靠近, 那些点着火的竹篙只能隔空投扎, 大多掉入河中, 火把也多为官兵的刀枪拔落。一时间, 竟是满河烟火冒烟, 天都像被烧着了!

突然北面传来轰隆一声响, 恰似闷雷; 周祥干一惊, 随即晓得阿贵那边已经动手。

此时的乡民, 哪里还有什么号令可言。黑烟火光中, 看见许多落水的官兵扑腾着挣扎到岸, 两岸的乡民便尽数从草树丛中呐喊着杀出。那些散落着爬上岸来的落汤鸡样的官兵, 本已没有还手之力, 又怎奈乡民的蜂拥而至。

鄧變一八五

徐柱民

